

# 伊川易學舉要之一

胡自逢

## 動

人之大體爲心（孟子告子：「從其大體爲大人」朱注：「大體，心。」），心者，身之主宰也。人不能無心，以人而擬諸天地，天地當自有心，復彖傳：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！」當剝極未復，乾坤杳閉，天地之心未動，不可得而見！迨夫冬至一陽初動，而萬物未之或生，則其端見矣，蓋未動不見，盛動難見，惟初動可見耳，故曰動之端，乃天地之心也。程傳一二六頁四行：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，蓋不知動之端，乃天地之心也。非知「道」者，孰能識之？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（繫下第一），天地同以生物爲心也。故天地之心，實即天地生物之心也。程傳一二六頁三行：

一陽復於下，乃天地生物之心也。

一陽復於下，天地之心動矣。漢儒荀爽曰：「陽起初九爲天地心（周易集解卷六）。」伊川曰：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。」以陽氣萌動，生育萬物（程傳一二五頁），故天地之心，實即天地生物之心也。俞琰周易集說復彖傳下曰：「天地之心，謂天地生物之心也。天地生物之心，無乎不在，獨不觀杳冥之中心一點，其名曰『仁』者乎？當其氣候之肅殺，寂然不動，無端倪可見。迨夫氣候之發生，則其仁萌芽，自核中而出，即此觀之，天地生物之心，亦可見矣。」俞氏謂：「天地之心，乃天地生物之心。此心由氣候之發生而見，即本伊川之意而言也。天地雖有心，而必於陽動之初乃見者，所謂一陽復於地中，方動靜之間，新生之陽易

見也。程傳一、二、四頁末行：

爲卦（復卦）一陽生五陰之下，陰積而陽復也。歲十月陰盛既極，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，故爲復也。

陽復於地中，陽氣初啓，承靜極動初之際，一靜一動，相即不離，故動雖微而仍顯，所謂涓涓以涓涓者也。靜動之間相形，而動之一面，尤易顯現也。文公易說卷七：「徐寓問復卦，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，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，動處如何見得？」曰：「這處見得陽氣之發生，其端已兆於此。春了又冬，冬了又春，都從這裏發去，事物間亦可見，只是這裏只得較親切！」又曰：「那個（消剝之陽）不如那新生底鮮好，故指接頭再生者言之，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！」朱子謂其接頭處易見，皆指新生之陽，親切鮮好，故人易見之也。陽者，陽氣，復卦辭：「復亨，出入无疾。一、下，程傳：

復亨，既復則亨也。陽氣復生於下，漸亨盛而生育萬物……出入，謂生長，復生於內，入也；長進於外，出也。先云出，語順耳，陽生非外也。

曰「陽生非自外也」又曰：「陽氣復生於下。」則陽即指陽氣自明。乾初九象傳：「潛龍勿用，陽在下也。」程傳：

陽氣在下，君子處微，未可用也。

此亦以陽氣釋「陽」字也。又引川所謂「一陽」，朱子以爲即「乾元」文公易說卷七：「一元之氣，亨通發散，品物流形，天地之心，盡發散在品物上，但發難難看，及到利貞時，則萬物悉已收斂。那時只有個天地之心著見，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。」「一元之氣，亨通發散，品物流形。」此正乾元始萬物之事。觀乾象傳：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」之言可知。一及到利貞時，萬物悉已收斂，那時只有個天地之心著見。一到利貞時，四德（元亨利貞，以肖春夏秋冬）生發萬物之功告成，貞下起元，惟見乾元始萬物之道至大！故曰：「那時只有個天地之心著見。一、天地之心即指乾元。乾元所以行布四德（以成歲功），而爲其首也。伊川云：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。一動之端，即一元之氣始發動也。所謂乾元始萬物之道，即基於此，則一陽之爲乾元明矣。虞翻云：「復初，乾元不可見，終亥出子，藏於中宮，因其始動以日其未動，故獨繫之復初，復初陽始來復，天地之心也。」（虞注復卦）「先儒所見略同。夫乾，天下之至健，故乾元（乾陽初始）爲剛健之體，品物之所以資始

程傳一三三頁三行：

乾體剛健，長體篤實。

乾，陽物也（繫下第六），其體剛健。乾元為一陽初動，即元氣之初見，一陽初生，其氣似微，但本具剛健之性，及其漸長而盛，則亨通發散而品物流形矣，故乾元實為剛健之體也。此剛健之體周流浹洽，為大地生物之仁心。全書卷三十九·二十六頁二行：

先生（尹和靖）遂見伊川語益曰：「某以仁惟公可以盡之」，伊川沈思久之曰：「愚言至此，學者所難及也。天心所以至仁者，惟公爾。」

伊川於此謂「天心至仁」，是天有仁心也。乾文潛傳：「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」程傳：

體法於乾之仁，乃為君長之道。體仁，體元也。比而效之謂之體。

元，仁同訓，元即乾元，乾元始生萬物，於此即見天地之仁心也。所謂動而見天地之心者比也。全書卷三十九·二八頁三行：

人說「復其見天地之心」皆謂「至靜能見天地之心」，非也。復之卦下而一畫，便是動也。安得謂之靜？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，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。

復卦（三三）下而一畫，象一陽初生，湯氣已動也。陽性剛健，故好進喜動（湯剛健上進·六四頁，陽志上行九二頁），故曰：「便是動也。」天心唯動，故能生物。所謂不息不已，即天地生生大德之流露洋溢也。天心唯動，雖窮陰剝極而未嘗或息。程傳一二四頁·十行：

物無剝盡之理，故剝極則復來；陰極則陽生。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，窮上而反下也。

物無剝盡之理，物指陽氣。一元之氣，運行於四時，雖有消息盛衰之象，而夫嘗或息，剝極復來，其間固不容髮也。全書卷四〇

·六五頁末行：

子曰：息，止也，生也。一事息則一事生，生息之際，無一毫之間。碩果不食，即為復矣。

剝上九「碩果不食。」碩果以喻一陽，不食，喻微陽之僅存，將有復生之理。程傳一二三頁末行。

諸陽消剝已盡，獨有上九一爻尚存，如碩果之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……陽無可盡之理，變於上則生於下，無間可容息也。無間可容息，即未嘗息，以天心之動而不已也。此恆動之天心，即宇宙之本體。涂書卷二〇·語五，六頁四行：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言道之體如此。這裏須是自見得。張釋曰：「此便是無窮。」先生曰：「固是道無窮，然怎生一個無窮便了得他。」

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，此即見道體之不息不已（動之謂也）。「動而見天地之心。」天地之心，恆動不息。所謂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」即其表徵也。天者，道之總名，天即道也。故恆動之天心，即宇宙之本體。均之一動也，均之動而不息也。張釋卷三·子在川上章，程叔子曰：

此言道體也。天運而不已，日往則月來；寒往則暑來。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窮，可窺而易見者莫如川流，君子法之，自強不息。乃其至也，純亦不已焉。

伊川於此言：「天運不已，水流不息，物生不窮。」不息不已，為宇宙本體之恆性，物生不窮，則其用也。天心本自如此。此恆動之本體，即不息不已之天心也。張釋又引程伯子曰：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晝夜。自漢以來儒者，皆不知此義。此見聖人之心，純亦不已！此乃天德也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，其要只在慎獨。

明道謂「此見聖人之心，純亦不已。」聖人山水不息，以見道體之本然，即體天心為心，故聖人之心，亦純亦不已，所謂達天德者也。於此益見天人之心，通此「純亦不已。」蓋宇宙之本體固然也。惟其剛健而運行不息，故宇宙之本體，可謂恆動而已矣。

程傳一六一頁一一行：

天下之理，未有不動而能恆者也。動則終而復始，所以恆而不窮。

天下之理，理指實體（即本體），理「未有不動而能恆者也。」恆，貞常之義（貞固持久），但「恆」非一定之謂（一六二頁首

行），故必須動，動而後變化生焉，故曰：「動則終而復始。」終則去故，始又生新，滅故生新，變化無窮，所以能生生而不息，乃可以持續宇宙之大生命，以至於無窮。故曰：「終而復始，所以恆而不窮也。」橫渠易說卷一：「象曰終則有始，天行也。天行何嘗有息？正以靜有何期程？此動是靜中之動，靜中之動，動而不窮，又有甚首尾起滅？自有天地以來，以迄於今，蓋爲靜而動。天則無心無爲，無所主宰，恆然如此，有何休歇？」橫渠謂「天行何嘗有息。」卽指天之運行不息，此卽「動」之謂。如日月寒暑之迭更推移是也，又曰：動而不窮，又有甚首尾起滅？」則不僅以天行（天道）是動，且爲永恆之動，故無首尾起滅也。但橫渠論動而曰「此動是靜中之動。」故曰「靜有何斯程？」又曰：「自有天地以迄於今，蓋爲靜而動。」又曰：「天則無心無爲恆然如此。」是以靜爲恆久之義也。其謂本體恆動之意，與伊川同。宇宙演化，唯此一動。乾動也直，坤動也闢，乾坤雖亦曰靜，但爲動之靜，非對動言靜也，蓋動靜無端也。繫上傳第六：「夫乾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；夫坤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」宇宙本體恆動不息，故萬象之演化，亦由動而起，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（下繫第二）。乾動也直，坤動也闢，乾坤要以動爲主，雖亦曰靜，但爲動之靜，靜所以蓄其力勢（所以爲動），非對動言靜也。全書卷四一·二頁五行，子曰：

冬至之前，天地閉塞，可謂靜矣。日月運行，未嘗息也，則謂之不動可乎？故曰動靜不相離。

天地恆動而已矣。故冬至之前，天地閉塞，可謂靜之極矣，而日月之運行未嘗息，是天地之恆動也。而曰靜者則動之靜，動之徐徐云爾，天地之化，不容如是之迫（伊案三六頁）也。故靜非對動言靜（對動言靜，則寂靜、靜止之義），是卽動靜不相離，伊川所謂動靜無端也。思問錄內篇三頁二行：「時習而說，朋來而樂，動也。人不知，而不愠，靜也，動之靜也。」（船山自注，凝成植立即其動），嗒然若喪其耦，靜也，廢然之靜也。」船山發揮「動」之意義至精，謂靜爲動之靜（本之橫渠），力斥廢然之靜（完全靜止不動），所謂槁木死灰，了無生意可言也。天地唯此至健不已之動，故動而健，天之道也。无妄象傳，動而健，剛中而應，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。程傳：

下動而上健（无妄三三），是其動剛健也，剛健，无妄之體也……故其道大亨通而真正，乃天之命也。天命，謂大道也。

乾象傳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程傳：

乾道覆育之象至大，非聖人莫能體，欲人皆可取法也。故取其天行健而已，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。

天行，天之運行（日月、四時）是天之動也。動而不息不已，是其健也。動而健爲天之道也。天心亦惟是動；動見天地之心，後儒謂動非天地之心者，就象傳「見」字而言也。文公易說卷七：「程滄舉伊川以「動之端爲天地之心。」先生曰：動亦不是天地之心，只是見天地之心，如十月豈得是無天地之心？流行則自若……若十月萬物收斂，寂無踪跡，到一陽動處，生物之心，始可見耳。」朱子云：「動非天地之心，只是見天地之心。」即本象傳：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！」而言。復者一陽動而反也。朱子力主天地之心常動，故曰：「十月豈得是無天地之心？」言十月固是靜之極，然而天地之心仍在，天地之心在，則其動自若也。故曰「流行自若。」流行即是動也。揆朱子之意，「動不是天地之心」者，即明示天地之心常動，不僅在北際方動，如僅云北際方動（舉一而廢百），則是餘月天地之心全歸寂滅當無是理。故曰：「動亦不是天地之心。」即不可謂比際一陽之動，方是天地之心也。質言之，天地之心恆在，天地之心亦恆動也。論氏踐周易集說復象傳下曰：「天地生物之心，蓋未嘗一日息也……夫天地之心，在在右之，聖人則於復卦見天地之心云爾，非謂復卦爲天地之心也。或謂靜爲天地之心也，或又謂動爲天地之心亦非也。論氏亦以爲「動非天地之心」；然又謂「天地之心，在在右之。」則是言天地之心常在也。又謂「天地之心未嘗一日息」則是言天地之心恆動也。亦即就象傳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」句中「見」字而言也。伊川「動乃天地之心」一語，至船山而推闡益精，遂有「宇宙唯動一之論。」思說錄內篇二頁·一四行。

太極動而生陽，動之動也。靜而生陰，動之靜也。廢然無動無靜，陰惡從生哉？一動一靜，闔闢之謂也。由闔而闢，由闢而闔皆動也。廢然之靜，則是息矣。「至誠無息」，況天地乎？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何靜之有？

此船山「宇宙唯動一之論」也。即自伊川「動乃天地之心」引中廓大，而立言尤精至「宇宙本體唯動，如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」談性天者，歷皆知之而未能指陳其要。太極動而生陽，本原即是動之體。動靜與闔闢一義，由一顯而爲二（陰陽有闔闢動靜）仍爲動，且是大化之機，又安得不動？周易內傳卷二下復象傳：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！」下曰：

此推全體大用而言之，則作聖合天之功，於復而可見也。人之所以生者，非天地之心乎？見之而後可以知生，知生而後可以體天地之德，體德而後可以達化。知生者知性者也。知性而後可以善用吾情。知用吾情而後可以動物。故聖功雖達於下學，而必以見天地之心爲入德之門。天地之心不易見，於吾心之復幾見之窮（按此言體用，天心，體也，於人心之復幾見之；人心，用也，對天心而言。然人心亦自體用，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，則天人之心可通，作聖合天之功在此）。天地無心而成化，而資始資生於形氣方營之際，若有所必然而不容已者，擬之於人則心也（按天地如人之有心）。乃異端執天地之體以爲心，見其容然而空，塊然而靜，謂之自然，謂之虛靜，謂之常寂光，謂之大圓鏡，則是執一嗒然交喪、頑而不靈之體以爲天地之心，而欲效法之（按異端執可見之體以爲即天地之心），夫天清地甯，恆靜處其域而不動，人所目覩耳聽而謂固然者也。若其忽然惑，忽然合，神非形而使有形，形非神而使有神，其靈警應機，鼓之盪之於無聲無臭之中，人不得而見也。乃因其耳目之官有所容塞，遂不信其妙用之所在，異端之愚，莫甚於此（按異端不信天心之妙用）！而又從爲之說曰：此妄也。不動者，其真也。則以惑世誣民而爲天地之所棄久矣。故所貴於靜者，以動之已極，則流於偏而忘其全，故不如息動而使不流，而動豈可終息也哉？使終息之而槁木死灰之下，心已喪盡，心喪而形存，莊周所謂「雖謂之不死也奚益（齊物論）」而不知自陷其中也（按異端欲息天心之動，使天地心喪而形存，則天地終爲槁木死灰，又奚足貴？）

（程子曰：「先儒皆以靜爲天地之心，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，非知道者，孰能識之！」卓哉其言之乎（按船山極推尊伊川之說）！自人而言之，耳目口體與聲色臭味皆立於天地之間，物自爲物，己自爲己，各靜止其域而不相攝，乃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自爲體而無能相動，則死是已（按人有心而不知動，無以見其用，則是已死也）。其未死而或流於利欲者，非心也。耳目口體之微萌浮動於外，習見習聞相引以如馳，而反居其退藏之地，則固頑靜而不興者也（按心爲習氣所蔽，則不能動，雖動亦非其本心矣）。陽之動也，一念之幾微，發於俄頃，於人等物理之沓至而知物之與我相貫通者，不容不辨其理，耳目口體之應乎心者，不容於掩抑，所謂惻隱之心是已。劍者旁發於物感相蒙之下，隱者微動而不可以名言，舉似痛癢之自知，人莫能喻也（按復幾一動，則爲惻隱之心，足以感通物我，惜人莫能喻也）。此幾之動，利害不能搖，好

惡不能違，生死不能亂，爲體微而用至大（按幾動自有主宰靈明，故其用至大）。擴而充之，則忠孝友恭、禮樂刑政，皆利於彼往而莫之能禦，則夫天地之所以行四時、生百物，亙古今而不息者，皆此動之一幾相續不舍，而非窅然而清，塊然而窅之爲天地也審矣（按人之所以成德致治，天之所以生化不息，皆此動幾之作用）。天地之心，無一息而不動，無一息而非復，不怙其已然，不聽其自然，故其於人也，爲不忍之心，欲始置之以自息於靜而不容已（按天之心皆動而不息，則天人之際可通，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也）。

船山此段，本伊川易傳：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」數語而引申之，特就「動」字而推原其本，以見天地有心，天地之心恆動不息，乃有無窮之妙用，人當濳其所以生之理（得天地之心以爲心），擴充其濳隱不忍之心（此心即天地常動而生生不息之仁心），相與感通，使人已物我之情，得以交流而無礙，則下學上達之事，舉在於斯，惜人莫之察也。周易外傳卷六又曰：

乃天既不俾我爲魂土矣，有情則有動……有才則有動……而抑以挫君子之實，思以易天下，有道則有動……故不知進退存亡而龍德乃備，不憚玄黃之血而天地以雜而成功。則天下日動而君子日生；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動。動者道之樞，德之歸也。易之與天地均其觀，與日月均其明，而君子以與易均其功業，故曰：天地之大德曰生，離乎死之不動之謂也。

船山此段，又以「一生」與「動」並論，所謂「日動日生，日生日動」，則生之與動，即相資相成也。其發揮易道（教人樂生興事），已至乎其極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天地不動，則生生之道絕。動靜闕關之機，不爲純一之動乎？唯其生生，故動而不息，乃所以持續其生生之盛德大業也。人自有情、有才，至於有道以易天下（撥亂反治），均無不動。天地尚不憚玄黃之血以動（天玄地黃，太陽地陰，陰陽動而相遇，敵則必戰，故有玄黃之血，見坤上六），而況人乎？君子以動（思以道易天下。只論語微子：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）而與野人俱樂其生，使各得正其性命，則君子之功與易俱尊，此則以生道而顯發「動」一字之理，於以見「動」之義用益大，船山唯動之論，可謂極天人之幾微，與伊川「動見天地之心」說，可云先後同揆古今輝映矣。至天心之所以動者，以動爲生機之顯發，生機，活物也。其活潑之體固然。生機之爲活物，朱子言之至精曰：「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，流行發用，無間容息（文公易說）」蓋生機本身自顯活潑之性，故恆動不已！否則爲槁木死灰矣。船山謂「天地之所以行四時、生百

物，亙古今而不息者，皆此動之一幾相續不絕（引見前）。亦正見其生機具有活躍之性能故也。動爲天地之運行，則其用也。

程傳一二六頁三行：

七日而來復者，天之運行如是也。

來復者，動之謂。來復爲陽之來復，卽陽之發動，是卽天之運行（陰陽之消息往來）也。有往斯有來，往復不已，則爲運行也。

故王輔嗣謂「處璇璣以觀大運，則天地之動，未足怪也」（周易略例）其恆動不息之象，於天行之終始，程傳一〇一頁一〇行：

夫有始則必有終，既終則必有（又同）始，天之道也。

天道之反復，程傳一二五頁八行：

謂消長之道，反復迭至，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。姤、陽之始消也，七變而成復，故云七日，謂七更也。

晉見之矣，終始、反復其義同；天行、天道，其事一也。「消長之道，反復迭至」謂陰陽之消長也。陰長則陽消，陽消而陰復長，此陰陽之消息往來、卽天道之動象也。終始卽反復，均爲天道之循環不已，卽本體之流行（動）不息，故其義同。復象天道，剝盡於上，則復生於下，無毫髮之間，此動而不已之故。程傳一二四頁首行：

陽無可盡之理，變於上則生於下，無間可容息也。

陽無可盡之理，此天道也。蓋陰陽之消息，其間原無際斷（陰陽無始故），使其間一有際斷，則大化息矣。故曰「無間可容息也」。卽以其消息相因，往來不已，以見本體之恆動不息。天地之道，以動而亨，二氣之升降，爲其動之實。泰卦辭：「泰、小往大來吉亨。」程傳：

小謂陰，大謂陽。往，往之於外也；來，來居於內也，陽氣下降，陰氣上交也。陰陽和暢，則萬物生遂，天地之泰也。

陰陽爲天地之基本動力，陰陽二氣之往來升降，動之實也。故陰陽之流行，卽天地之動也。二氣交遇和暢，則萬物生遂，是天地之道，豈非因動而後亨耶？動乃天道之當然，天地不過順理而動也。豫卦傳：「豫、剛應而志行，順以動豫。」程傳：

剛應，謂四爲羣陰所應，剛得衆應也。志行，謂陽志上行，動而上下順從，其志得行也。順以動豫，震動而坤順，爲動而

順理。順理而動，又爲動而順，所以豫也。

順以動豫者，順理而動，則悅豫和順也。次行象傳：「豫順以動，故天地如之。」程傳：以豫順而動，則天地如之而弗違。

「豫順以動」與上文「順以動豫」，文辭變而其意全同，「故天地如之」。言天地亦順理而動，弗違其原則（理）也。虞翻注：「如之者，謂天地亦動，以成四時。是也。准天地如此，則日月不違而四時不忒，其勢自不容已。」象傳：「天地以順動，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。」程傳：

復言順動之道，天地之運，以其順動，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，四時之行不愆忒。

日月不過、四時不忒，乃天地順理而動之所致，天地即以此維其常度（天有常度），故其勢（順理而動之勢）自不容已。莊子庚桑楚謂：「動以不得已之謂德。一是也。按德、道一義，亦言天德（天道）之不容其已（必動）也。更就本體之恆動以觀天下之動，則其會通可見，會通，綱要也，「天下之動真乎一者」是也。全書卷四六，伊川釋說一四頁五行：

天下之動無窮也，必觀其會通，會通，綱要也，乃以行其典禮。典禮，法度也。物之則也。

天下之動無窮，萬類叢雜，森然羅列，鸞飛魚躍，跛行喙息，物無非動；動無或已。察其所以，蓋由於天地元氣（乾元）之綱縈鼓盪而使之不得不然，故曰：「天下之動真乎一者也」，一即乾元也。庶類由之而生，羣動因是以起，故易道惟言動而已，動即變化生生之本也。易稱：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（乾象傳）」。蓋一元之氣，經隆冬之輟閉，其潛力蘊蓄已久，躍躍欲出，迨東風解凍，蟄蟲始振，雷出地奮，陽生而主氣先發，土行繼動，故國語謂「湯澤（韋注：厚也）潰盈，土氣震發。」又曰：「湯氣俱蒸（升也），土膏（潤也）其動。」由是而物類始生矣，蓋以二氣綱縈，風雨感奮，於是百化大興，禮記：「地氣上齊（鄧注齊讀爲躋），天氣下降，陰陽相摩，天地相盪，鼓之以雷霆，奮之以風雨，煖之以日月，而百化興焉。」由是而羣動以起，動者，生物之特佐。易道唯言動而已，動則變化，乃可以生生而無窮，要無不源於乾元之動而有所感通也。近人適之先生中國古代哲學史一、七十四頁七行：「一部易講易的狀態，以爲天地萬物的變化，都起於一個「動」字，何以會有動呢？這都因爲天地之間，本

有兩種原力，一種是剛性的，叫做陽；一種是柔性的叫做陰。這兩種原力，互相衝突，互相推擠，於是生出種種運動，種種變化，所以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，又說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」又八五頁、一〇行：「天下之動（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）的動，便是活動、動作，萬物的變化都由於動，故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。」適之先生亦深知天地萬物之變化均由於動，易雖以變易之義為主，然不動則不能變，推其始，固由於動，而道之本原，即爲生機，生機即具動之性能，變化生生，均原於動，此兩者二而一，故易唯言動而已。天人通此一動。船山所謂「動者道之樞、德之歸（引見前）」，即兼天人而言，故人之一生，要唯動而已。全書卷一九、語四、四二頁二行：

惟聖人然後踐形，言聖人盡得人道也。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，與萬物不同，既爲人須盡得入理。

人理即人道。人之天職，責任也。盡人道然後爲踐形者，不媿此七尺有爲之軀也。故又曰：「既爲人須盡得入理。」不盡入理，何足以爲人？皆伊川望人勉力以盡天責，人安可不務勤勞學以動乎？任重致遠，責任愈大，則其動也驟疾。全書卷二五、語八下、七頁四行：

學者不可以不通世務，天下事譬如一家，非我爲，則彼爲；非甲爲，則乙爲。

「天下事譬如一家」，其休戚痛癢，關切之至也。故孟子謂：「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猶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餓者，猶己飢之也（離婁）」其救飢溺之心，如此其切至。故禹之治水也，三過家門不入，啓呱呱而泣，不加字愛。伊尹以匹婦之不獲其所（不被堯舜之澤），若已推而內（納）之溝中（萬章），必起而置之衽席之上而後快，皆視天下猶一家也。曰：「非我爲，則彼爲。」必競先爲之，絕不讓人，其勇於進取，敢於作爲，「動」之精神，所表現也。此實先民勤奮勇爲之流風餘韻，猶有存焉耳。觀詩小雅小宛之什：「題彼脊令（鳥名），載飛載鳴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，夙興夜寐，勿忝爾所生。」集傳：「視彼脊令，則且飛而且鳴矣。我既日斯邁，則汝亦月斯征（邁、征均訓行）。言當各務努力，不可暇豫取禍，求無辱於父母而已。」小雅此章描述先民勤勞務動之風氣，至爲深刻，足見人生欲全其天職，唯在動而已。顧動必合道，易道尚變，六爻隨時以效天下之動，動有所主，故必順時合變而動也。全書卷四六、伊川經說一、五頁三行：

以動者尙其變，化則變也。順變而動，乃合道也。

是以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，變通以趨時，故動而世爲天下法者，動無不宜也。天下道尙動，人動而順理，則亦豫而兩亨，此所謂順天合道者也。

謹案動非某物體之移動，僅變更其方所而已。動字就易道而言，其理至爲精純！蓋易之大義：生生與變易二者，實相互爲用，生生之原理爲體，變易之條貫爲用。動則兼體用之全而互濟其功也（禮用考無不動）。宇宙之本體恆動，但動非即宇宙之本體，動不過本體之恆性耳。本體爲變動之體，人心亦然，其體亦以動而益顯，故動爲本體之動，非本體即是動也。天人均動，天人之道，均須順理合道，伊川於此等處嘗言及之。至其言動字之理，則原自「仁字與生意。仁備天人之理，仁通天人之心；心，生道也。仁主生發，人心有是仁，天地生物之心，即仁之本體。天地之大德曰生。生生不息，即天地仁德之所表現。伊川所以「以動爲天地之心」者，推本「仁」字而言也。然「動」字雖由伊川揭發，而「動」字含義之推引無餘，則有賴於船山。伊川謂動乃見天地之心。天心之動，將由一陽生物之後始見耶？則見固在外，非由內也。若必須驗之於身心之間，方爲實得其理，則何由驗之？伊川嘗言「實理得之於心自別。」「實理須實見得。」（伊川學案三五〇頁）書：「天聰明自我民聰明（引見語一）。」即謂以此理實諸人而無可疑，伊川所謂「白一身以觀天地（伊案三六七頁）」者是也。誠若此，則天心應自人身上求之而有得（默識心通），方爲實得。於此似不若船山之言天心曰：「天地之心不易見，於吾心之復幾見之爾。（引見前）」乃以人心證天心，人心即天心，方爲實見得。然後伊川「人者天地之心，天人一理（語一）」，可以不言而喻。又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，會通，綱要也。其綱要爲何？伊川亦未言明。此豈孟子所謂「引而不發（盡心上）」者歟？船山主人宜當動以感通人已物我，亦是沿流溯源之論，不落空虛，故曰：「人之所以生者，非天地之心乎（引見前）？」蓋謂人心即天地之心，此言亦頗直捷。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。然無椎輪，安見大輅？要之，伊川以「動」字闡易理，以動字觀天地之心，則達人之卓見，爲不可更易也。

## 參考書目

孟子告子篇、離婁篇、盡心篇。

文公易說

濂洛關閩書

橫渠易說

周易集說

宋元學案

詩經邶風·小雅

清儒學案

論語

崇程

思問錄內篇

周易內傳

周易外傳

莊子

禮記

中國古代哲學史

周易集解